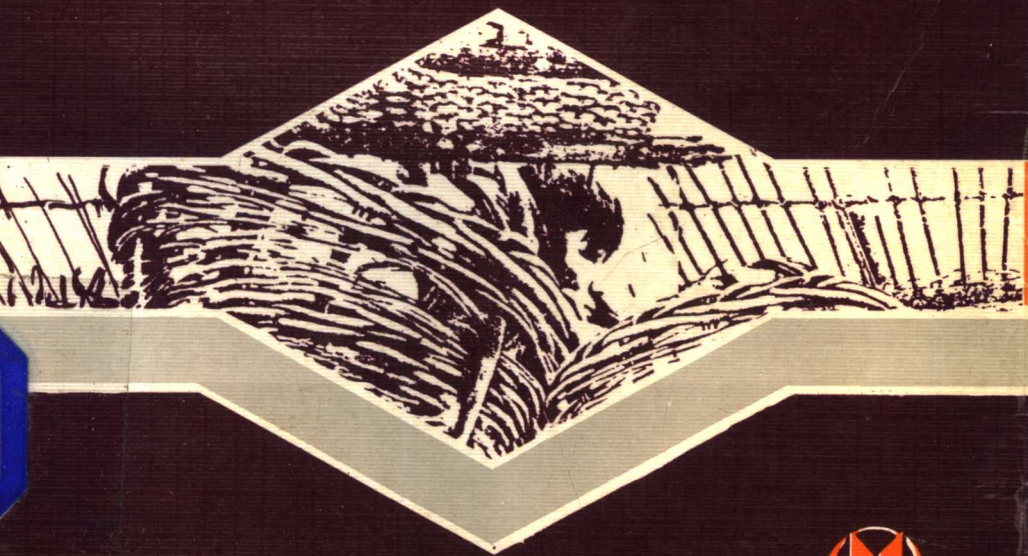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名家精品·叶辛自选集

蹉跎岁月

叶辛著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蹉跎岁月

叶 辛 著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(黔)新登字 001 号

蹉跎岁月

叶 辛/自选集

作 者:叶 辛

责任编辑:莫贵阳

封面设计:林 林

技术设计:王秦生

执行编辑:贾克亚

出版发行:贵州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中国·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邮政编码:550001

电话号码:(0851)6829679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排 版:黑马艺术工作室

印 刷:商南县印刷厂

版 次:199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850×1168mm1/32

印 张:13 印张

字 数:350 千字

印 数:1—5000 册

书 号:ISBN7--221—03886—4/I.759

定 价:15.80 元

(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)

(贵州人民出版社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生产科调换)

柯碧舟和杜见春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认识的。

那是一九七〇年的夏天。一个星期日，上海知识青年集体户所有的同学都赶场去了，柯碧舟一个人在家。好不容易有个安静的时候，柯碧舟抓紧时间，在两个箱子叠放起来的“桌”面上，摊开几张纸，写短篇小说《天天如此》。这故事他构思了好久，主人翁又是他最熟悉的一个同学，早就想抽时间写了。可总是没有机会。平常，集体户里很少有个安静的时候，出工回来，有人洗衣服，有人闲聊天，有人哼歌曲，也有人“法拉米、法拉米”地拉二胡，根本别想有个清静。即使逢到赶场天，也是有些人去赶场，有些人留在茅屋里，抽烟、打牌、喝酒，闹得个不亦乐乎。今天不知怎么搞的，知青们像约好了似的，吃过早饭，换上干净衣裤，统统赶场去了。柯碧舟求之不得，待他们一走，就奋笔疾书。

在飞蝉涨潮般的鸣唱声中，柯碧舟仿佛又见到了自己的老同学谢楠康，他分配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，日复一日，过的是“天天如此”的生活，枯燥、乏味、静如死水。他想改变这种生活，却总是克服不了自己的弱点，自己替自己感到害臊，自己原谅自己，于是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并且常常寻找理由自己安慰自己。

叽喳啁啾的鸟雀声听不见了，涨潮般的蝉鸣停止了，柯碧舟都没知觉，他沉浸在学习创作的喜悦之中，忘记了自身的一切。他的头发足有半寸多长，早该理了，却没想到该去理一理；他赤脚踏在泥

地上，脱下的布鞋浸在脚盆里，没想到去洗一洗。身上打了好几个补钉的沾满泥巴点子的衣裤，本来计划今天脱下洗干净，也给他忘了。只在厚厚的干打垒泥墙上开了一个窗子的茅屋早已暗淡下来，屋内的光线淡薄到仅能辨别白纸上的字迹，他却没有知觉。

原来，早晨还是晴朗朗的，此刻，大雨已经下了近半个小时了，雨点子打在集体户外的包谷叶上，“达达”直响，柯碧舟竟然都没听见，直到寨外的山峰巅上扯起一道刺目的火闪，跟着一个惊天动地的急雷“轰隆隆”打响，柯碧舟才被吓得抬起头来，向小窗外望去。

嵌在厚泥墙中间的玻璃窗上，几小股雨水歪歪扭扭淌下来；近处的山坡上，鞭笆杆、丝茅草、芭茅草都被风雨摇着、撕扯着，向一边歪倒过去。寨外的旧坝里，密织的雨网像笼起了雾。集体户外的屋檐下，屋檐水哗哗地淌到檐沟里去。嘈杂的雨声和流水声太喧闹，柯碧舟的文思被打断了。

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，揉揉有点发酸的眼睛，习惯地抬起头来，望着黄泥巴墙上贴着的一张白纸。白纸上，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写着两行遒劲有力的字：“不要自馁，总是干；但也不可自满，仍旧总是用功。”这两句话，显然是他的座右铭。柯碧舟吸了一口气，正想再埋下头去，耳朵里又听到几下“笃落笃落”的轻响，他立刻又直起腰杆，警觉地望着茅草铺的屋顶。插队落户一年半了，每当下雨时，都是知识青年们焦躁不安的时分，尤其是暗流山区这一带，已经两个多月未下雨了，突然乍一下大雨，茅屋顶非漏不可。果然，他凝神一听，好几个知青帐顶铺的塑料布上，都“滴滴答答”地响起了漏雨声。柯碧舟站起身来，仔细察看着，有没有水流如注的现象。还好，春上茅屋顶重新翻盖了一下，雨漏得不像去年那么厉害了。柯碧舟又担忧起围绕茅屋挖的檐沟来了，好久没下雨，檐沟里的枯枝、杂物没细细掏过，水是否被堵塞了，一堵住，水漫上来，浸透泥墙，可要倒塌的呀。他屏息听着那“哗啦啦”的流水声，默默地点点头，心里说，听声气檐沟还是畅通的。

正在柯碧舟侧耳细听的时候，集体户外传来脚踏泥泞地的“啪

啦啪啦”的声音。柯碧舟原来以为那是过路人，并没在意，可没料到，脚步声直响到集体户大门口屋檐下来了，还能听到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气声。

也许是同户的“快脚”苏道诚回来了。

柯碧舟暗忖着，等待大门被推开的声音。但大门并没动。很显然，不是苏道诚回来了，门外站着的，是个雨天时碰到的躲雨人。想到集体户的屋檐很窄，躲不住这么大的风雨，柯碧舟决定去给躲雨人开门，让他进屋来坐一坐。

柯碧舟从男生寝室走到灶屋里，正要去开门，“嘭”一声，门被推开了。柯碧舟吃了一惊，定睛望去，更使他瞠目结舌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门口站着一个个儿高高、体形颀长、虎虎有生气的姑娘。她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打湿了，乌黑的头发水淋淋地闪着光，淡蓝色的府绸衬衣，紧贴着微微隆起的胸脯，一条草绿色的裙子，直往地下滴水，黑色的搭扣布鞋和白色的尼龙丝袜，沾满了泥浆点子，湿漉漉地巴在脚上。

姑娘也在打量着屋里的青年：两、三个月没理过的头发，一张清瘦黑红的脸，忧郁沉闷。略微往眼窝深处陷去的眼睛，沉思般地瞅着人。他中高个儿，生就一副痴呆相，穿一身脏得姑娘们不能理解的补巴儿衣服，光脚板站在泥地上。一般地来说，五官端正的小伙子都很引人注目，可眼前这个，不但不叫人注目，倒有些怕人。

“为什么不叫我进屋？”姑娘开口了，她的声音清亮悦耳得惊人，柯碧舟感到，集体户的两个女知青，没有一个人的嗓门会像她那样好听，哪怕是一心指望自己当个女高音歌唱家的华雯雯，也不能同她相比。

姑娘的语气咄咄逼人，叫柯碧舟不知如何应付了。他讷讷地说：“你进屋坐吧，我正想来开门呢。”

他的声音喑哑低沉，使得姑娘费劲地眨了眨眼睛，才听明白。她清朗朗地一笑，一边信步走进灶屋，一边说：

“我心里是在纳闷呀。看看门，没上锁，屋里好像是有人的。可仄耳听听，奇怪，一点儿声响也没有。你一个人倒真闷得住！还有其他人吗？”

柯碧舟摇摇头。他这会儿听清楚了，姑娘的嗓音恰像金属弹子丢进玻璃杯时响起的声音一样，很动听。

姑娘走到屋中央，随手拉过一条板凳坐下，仰着脸问：“有火吗？你们是烧煤还是烧柴？”

“煮饭是烧煤。”柯碧舟有点醒悟地答着，望了望她湿透了的衣裙，说：我给你拿柴，烧堆火，你烧烤！”

说着，他转身去墙角拢干柴。

一忽儿工夫，柯碧舟在灶屋中央冬天烤火的灰坑里烧起了一堆火，他烧的火很相宜，不大不小的火焰，红亮亮地燃起来，枯枝干柴，堆得像座小巧的宝塔。

姑娘眨巴着眼睛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脸上显出股好奇的神色。看到火烧起来，她愉快地坐在火坑旁，双手扯扯府绸衬衣，随后撩起裙子，拿平了烤着。

柯碧舟陪她坐在离火坑两尺远的地方，暗暗打量着她。这姑娘眉毛不长，淡淡的一个小弧圈，眉毛下一对流光泛彩的眼睛，瞅着什么的时候异常专注凝神，有一股逼人的气势，但并不让人觉得犀利。鼻梁笔挺，嘴唇微厚，抿着嘴儿的时候，略略鼓起来。她显得健康、壮实，蓬勃而有生气。红彤彤的脸膛，总是带着点儿笑意，尤其显著的，是她这么微笑的时候，右边嘴角总是透出一缕带有讽刺意味的笑纹。她那结实浑圆的双肩，看得出很有力气。烤着裙子的时候，她不时地抬起眼皮瞥柯碧舟一眼。柯碧舟忽然想到，自己这样偷偷打量她，是不礼貌的，于是便垂下了眼睑。每当这时候，他消瘦的脸上便呈现出一股悒闷、惆怅的神情，好像阴云遮住了他的脸膛一样。

烤着火，姑娘翻起眼，瞅了他几下，立刻发现了对方滞晦的脸色。她掀动了一下裙子，望着柯碧舟问：

“你在生病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怎么心事重重的？”

柯碧舟苦笑了一下，不答话。

灶屋的门大开着，豆大的雨点击打在茅屋外的泥地上，溅起泥沫水珠，打湿了两块梓木门板。滂沱大雨仍在继续下着。

裙子先烤干了，姑娘问：“你有扇子吗？”

“有。”柯碧舟去自己床头拿了把黑色的折扇递给她。姑娘打开折扇，瞅了一眼，笑道：

“嗨，你叫柯碧舟。好怪的名字。我叫杜见春，你听说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杜见春扇着脸，又问：“你们集体户有几个知青？”

“六个。”

“几个姑娘？”

“两个。”

“两个姑娘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唐惠娟和华雯雯。”

“嗨，你这个人真叫怪，像个算盘珠珠，拨一拨，动一动；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不能多讲点情况吗？”

柯碧舟摊开一只手：“讲什么？”

“你们四个男知青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一个；还有一个叫苏道诚，高干子弟；另一个叫王连发，高级职员出身。第四个叫……叫肖永川……”

“那个小偷？”

柯碧舟紧紧的闭一下嘴，点了点头。

“你这人真有点叫我发笑，说那些男生的时候，为什么都要报家庭出身呢？”杜见春“啪达啪达”用劲地打着扇子，爽朗地笑着：“哈哈，我又不是来搞运动的，要排左、中、右，划分阶级阵线。”

柯碧舟的眉梢耸动了下，闭紧了嘴，不吭气儿。

杜见春察觉到柯碧舟不悦的脸色，不露声色地岔开话题道：

“告诉我，你们六个知青出工勤快吗？队里对你们的印象好不好？去年每个劳动日值好多钱？知识青年能够自给自足吗？业余时间你们干些什么？”

面对杜见春连珠炮似地提出的一串问题，柯碧舟蹙着眉头，右手一个一个顺序拨着左手的手指，一一简短地答：

“我们都出工。其他人勤快不勤快我不知道，我是天天出工的，除非生病。队里除了对肖永川有点嫌恶，对其他人似乎都好。去年每个劳动日推到六角，天天劳动，勉强能自给自足。业余时间各干各的事。”

杜见春亮闪闪的目光入神地盯着柯碧舟，仔细听着。见他答完，她又不客气地笑着说：

“你真自私，别人勤快不勤快你会不知道？住在一幢茅屋里嘛。业余时间各干各的，都干些啥呢？”

“串门的，拍马屁的，拉二胡的，抽烟的，翻书的，啥都有。”

“你呢，干些什么？”杜见春的双眼毫不放松地望着他，望得柯碧舟都有些慌神。他回避着她那灼人的眸子，讷讷地说：

“我么，我不干啥……”

“撒谎！星期天你不去赶场，躲在屋里肯定有事。”杜见春尖锐地说：“说，你干些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在学习写点东西。”不知怎么搞的，在她审讯般的逼问下，柯碧舟不得不照实说话，可话一出口，他的脸就不好意思地泛红了。

杜见春两条淡淡的眉毛闪动了一下：“写什么东西”

“小说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杜见春大感兴趣地扬起双眉：“你倒是真有毅力。写的是什么小说，能给我看看吗？”

柯碧舟的脸涨得绯红绯红，为了掩饰自己的忐忑不安，他伸手拿过几根干柴，支支吾吾的说：

“不能给人看，也不能给你看。我也根本……根本没有写完……加几根干柴，你再烤烤……”

“不用加。”杜见春收起折扇，友善的说：“看，我的衣裙都干了。这一小点火，烤烤鞋袜足够了。”

柯碧舟忙乱地收起柴，仰起脸来，正望到杜见春那双灼灼撩人的眼睛。她显得坦率，自如，头一次走进集体户，竟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同柯碧舟讲话，也仿佛是相识多年的，直爽得惊人。火光的一闪一亮中，她的双颊上喷着两朵红云。光滑红润的额头上，沁着几颗晶莹的汗珠。

柯碧舟移开目光，若有所思地望着屋角落，那儿置放着一只大木桶，一对水桶，这是集体户的公共用具。他站起身，走进男生寝室，打开木箱找出一条崭新的蓝白条毛巾，拿出脸盆，舀了点水说：

“你洗个脸吧！”

杜见春嫣然一笑，显然含有感激的意思，说：“谢谢。你还没请我喝茶呢。”说着，她舔了舔嘴唇。

柯碧舟抬头细瞅，这时才发觉她微厚的嘴唇有点干燥，嘴角边那缕颇具讽刺味的笑纹，那么明显地翘起来。他急忙低下头又去屋里拿出一只搪瓷白茶缸，倒了一杯开水，递给使劲洗脸的杜见春说：

“我没茶叶，你喝白开水吧！”

杜见春嘴角一翘，笑吟吟地直点头：“白开水也很好，谢谢，谢谢。”

倒了洗脸水，杜见春端起茶缸“咕嘟咕嘟”喝了两大口，粗粗地喘了口气。她显然很渴了。见柯碧舟凝神望着她，她抹抹嘴角，吁了一口气说：

“这水真甜。”

柯碧舟自她进屋后第一次微微笑了。

杜见春发现，脸貌粗看有些吓人的柯碧舟微笑的时候，非常动人。她探究般地看着他，用劝解的口吻说：

“有空该洗洗衣服、理个发。你们男生，都是懒鬼。”

柯碧舟的脸红到脖子根，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。奇怪的是，被她当面揭了短，他并不恼。相反还诚挚地点了点头。

一阵风吹过，雨显见得小多了，雨点子不像刚才那样“达达达”击着地面直响了，屋檐水也减弱了“哗哗”直流的势头。柯碧舟估摸着，时间近黄昏了。他转身向大门外望望，生怕五个去赶场的知青此刻回到集体户来，看到他和一个姑娘相对坐着，那多尴尬啊！他盼着雨快点停，烤干了衣服的杜见春也该走了。

可杜见春并没想到走，她带着一种年轻姑娘的关切，向前凑凑问：

“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下乡的？”

“我？”柯碧舟怔了一怔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、你是要我讲假话，还是真话？”

“当然是真话罗！”杜见春语气中带着绝大的惊异说：“莫非人还愿听假话？”

柯碧舟有些局促不安，他机械地咬了咬牙，声音呆滞干涩地说：

“我是没办法才下乡的……”

“什么什么？”杜见春惊叫起来，锐声呼叫着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你不是自觉地上山下乡干革命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的？啊，你这人真落后，真落后！”

柯碧舟被这两句话刺痛了心，他闭了闭眼睛，微点着头承认道：

“是的，我真落后。是真落后。”

杜见春惊愕地瞪大了一对闪烁发光的眼睛，直楞楞地盯着柯碧舟，仿佛一眼要看到他心里去。柯碧舟毫不遮掩的回答，显然使得她犯疑了，她放缓了口气，岔开话题说：

“我是积极主动地要求下乡来的。你想想，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，如海的红旗，欢送的人流，充满期待的笑脸，改造世界、建设祖国的崇高职责，一代革命青年，能无动于衷吗？能站在时代的潮流之外吗？不能，绝对不能！我们一定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，沾一身油污，滚一身泥巴，用劳动的汗水改造世界观，做

新时代的开拓者。把我们年轻的生命这一滴水珠，汇入时代的洪流。所以，尽管我完全有条件留城，我还是到山寨来插队落户了。”

杜见春满以为自己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能打动柯碧舟的心，哪知道柯碧舟半闭着眼睛，在她说话时，接连转身向门外望了两次。

杜见春被他这种轻蔑的态度激怒了，她把茶缸往板凳上重重地一搁，“呼”地一下站起来，说：

“谢谢，我走了。”

柯碧舟这才把眼睛睁大，赞同地说：“雨也已经停了。”

果然，屋檐水已经要隔好久才往下滴一颗水珠了。只是浓黑的乌云仍堆积在空中没有散去，给人一种压抑感，看样子，随时有可能又下起大雨来。

杜见春活到二十二岁，从来没碰到过柯碧舟这样个性的青年人。她几大步走到门口，回过头来，重又上下打量了他一下，蓬乱过长的头发，黑瘦的脸盘，悒郁的眼神，打满补丁的衣服，光着一双脚板。针对他的自甘落后、消极悲观情绪，她真想忿忿地训斥他几句，可话到嘴边，却又咽下去了。他的举止神态实在有些异样，又有些令人怜悯，她冲到喉咙口的话变成了这么一句：

“你有雨衣吗？借我……”

这一回柯碧舟不但脸涨得通红，还显得很狼狈，有些局促不安，他极不情愿地回答：

“雨衣和伞我都没有。我很穷，对不起。”

杜见春只觉得自己的心抽搐了一下，她一眼也没看他，急促地说：

“那好，我跑快点赶吧！”

话语比急急站起身来时柔和多了。

说完，杜见春冲出了暗流大队湖边生产队的集体户，顺着出寨子的泥泞山路，甩打着双手疾跑而去。一路上，她的脚跟溅起无数的泥花水沫。

只一忽儿工夫，她的身影就被那几蓬钓鱼竹遮住了。在柯碧舟

的视野里，只看见几座耸立的山峰和一条稀脏的泥路。他无力地倚靠在门框上，颓丧地望着远处，遗憾地自言自语：

“我是不是太冷漠了。她是哪个大队的知青？我甚至也忘记问了，唉！”

二

这一天，擦黑以后又接着下雨。时断时续的雨整整下了一夜，柯碧舟失眠了。

杜见春的形象那么鲜明生动地浮现在他眼前，尤其是她那双看起人来异常专注的亮眼睛，更像两团小小的火焰似地烧灼着他的心。奇怪的是，在柯碧舟的心目中一向是晦暗阴冷的集体户，自从杜见春进来以后，竟变得光亮明晰了。躺在床上，柯碧舟耳畔一直响着她那悦耳清亮的嗓门儿，她穿着天蓝色的府绸衬衣、草绿色裙子的情影，如此深刻地留在他的记忆中。一眼就可以看出，这是一个无拘无束、惊人直率的女知青。

但是，随着劳动生活一天一天地过去，柯碧舟渐渐把她忘记了。他太忙了，从六九年早春离开上海到这儿来插队落户，快一年半了，他学会的农活不多。出工劳动，干得最多的是挑粪、挑灰，其次便是薅秧、薅包谷。湖边生产队劳力本来就不缺，真要在春耕大忙时节，非得抢节气了，队长才允许他驾起牛耙田，犁田也不允许，队长怕这些大城市来的学生娃崽把田犁坏了。柯碧舟得不到家庭的接济，从离开上海的那一天起，他没向妈妈开口要过一分钱。他依靠劳动养活自己。山寨的工值低，他必须尽可能多地参加集体生产，尽可能地攒工分。除了正常的出工，他力争多出早工，采茶叶，拔秧子，喷农药。到了分配谷子、包谷、黄豆和山寨上其他集体果实时，他总是帮着会计扛秤，撮谷子，为此可以多得三个工分。

有多少天，他总是从太阳出山干到月亮落坡，一倒在床上，连帐子也顾不得放下，就睡着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那自小爱不释手的

长篇小说他都没时间翻，更没时间想到邂逅相遇的杜见春了。

红色、紫色、白色的喇叭花开过又谢了，金黄色的田坝被割剩了一簇簇的谷桩桩，田埂上堆起一垛又一垛干谷草，油绿阔长的包谷叶子枯焦了，一只只包谷被扳回寨上，包谷草也被砍落挑回，扔进了各家各户分散圈养的牛栏、猪圈里。

收获的秋天快忙过了。尽管接下来的那些日子，还有数不清的农活等待去做，冬田冬土，栽种小季，^①麦土、洋芋土要犁，油菜籽的灰粪要挑，但是，对山区的社员们来说，收过了大季，总可以喘过一口气来。

一九七〇年的秋天，绵绵的细雨连着下了足有二十天，可腻人啦！要不是湖边看守小船的公邵大山会观云测天，预先给暗流大队各个生产队建议，连出早工、连加晚工，把谷子挹进仓，把包谷扳回集体竹楼，把结得圆鼓鼓的黄豆拨回草棚堆起，这一季庄稼硬是要受损失。

连着下过二十多天细雨以后，天陡然晴了。江南的俗话说，“十月无云赢小春”。到了贵州山区，这句话变成了“十月有个小阳春”。确实，古历的十月间，天气一放晴，秋风暖融融的，叫人感到天清气爽，格外清新。

七天一个轮转，又逢场期了。这天一大早，远近闻名的小偷肖永川招呼柯碧舟道：

“喂，赶场去吗？”在上海知青中间，他们互相讲话仍用习惯的上海话。

“赶哪里？”柯碧舟反问道：

“双流镇”。肖永川炫耀地把双手举得高高地说：“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。”

柯碧舟淡漠地说：“太远了，听说有四十里呢。”

^① 小季——系指晚秋栽下、来年春天收获的农作物，如油菜籽、麦子、芥子、胡豆等。

“嗨，这你怕什么，有阿哥我呢！”肖永川洋洋自得地一拍胸脯，他穿件崭新的涤确良长袖衬衣，咖啡色的包屁股长裤，裤脚露出鲜红的线裤脚管，脚上着一双雪白的网球鞋，格外醒目的是还套着一双色彩艳丽的大红尼龙袜，再加上个头高大，宽肩粗腰，在人前一站，确实有股威势，当下，他黑黑的脸皮上露出得意的神态，挺神秘地压低了嗓门说：“你晓得吧，磷矿今天有黄河牌大卡车到双流镇拉货，我同司机讲好了，只要我们走几里地到公路边候着，搭上车半个多钟头就到了，不用你操心。”

“去吧，”眉毛粗浓粗浓，长着一头褐色鬈发，被知青们取绰号叫“卷毛”的王连发慢慢悠悠走到柯碧舟身后，用劝说的口气道：“去玩玩散散心，我和唐惠娟也去。永川说，他和司机敲定，好搭四个人呢，你去正好。”

不待柯碧舟答话，肖永川一撇嘴，眼睛往门外一睨，用轻蔑的口吻道：

“娘皮，我偏不叫苏道诚去。仗着他是高干子弟，自以为高人一等呢！滚你妈的蛋，你还不是和我们一样，在修地球。让他留在家里和华雯雯不三不四吧！”

知道苏道诚要和华雯雯留在集体户，柯碧舟晓得也清静不了，谁知苏道诚又从哪儿请来一些三朋四友，杀鸡宰鸭，喝酒打牌，闹得个鸡犬不宁。即使他不闹，一心想当女高音歌唱家的华雯雯，也不会让你安安心心看书写字，她一会儿拉开嗓门尖声怪叫，一会儿一支接一支地唱着那些情歌，叫你不得安宁。与其这样闷在屋里待一天，不如去双流镇玩玩呢。

看他这不吭气儿，朴素端庄的唐惠娟也从一旁走过来说：“难得白相一次，还是去吧。你不是爱看美丽的风景嘛，听说双流镇景色秀丽得很！”

经这一说，柯碧舟欣然答应，到双流镇赶场去。

稍作准备，四个上海知青，三男一女，就离开湖边寨，沿着青岗石铺砌的山间小道，向几里地外的公路上走去。

微风轻拂，秋阳明丽，弯弯拐拐的曲径小道两旁，白杨树的叶子被阳光照射着，闪烁出点点金光，晃人的眼睛。湖边寨座落在半山腰上，远在东南方向的沙石公路，地势要比暗流大队这一带低，穿过寨外的门前坝水田，一路都是下坡，尽管要走七里地，经过一年多劳动的四个知青，都不觉得累。

一切都很顺利，到了公路边，肖永川看看表，九点过一刻。他们只等了一刻钟，磷矿的黄河牌大卡车果然来了，肖永川戴上一副醒目的墨镜，朝司机挥挥手，卡车停了。四个知青上了车，才知道司机是上海郊区川沙县人，对同乡人特别亲切，特意给他们留了四个座位。

十点不到，卡车到了双流镇外。

双流镇果然名不虚传，有它特殊的风味。

从鲢鱼湖南面山岭里流过来的暗流河和汨河在镇外相交合拢，形成一条更大的河流，向东流去。因此，这个山区的大镇便叫双流镇。双流镇傍山依水，水陆交通都方便，很是兴旺热闹。

四个知青谢过了川沙司机，过了三洞青石桥，沿着丁字形的镇街，信步走进去。

山区小镇，不到中午十二点，场是不会齐的。可在双流大镇上，才是上午十点，石板铺的镇街两面，已经摆满了东西。相隔头十丈远的杉木电线杆子上，钉着一块块小牌子，牌子上用黑漆写着“竹器市”“粮食市”“牲畜市”“菜市”“野味市”“山货市”“水果市”。一路顺着拥挤的人流走去，可以看到镇街两面放着一筐筐桔子，一只只叠放得老高的箩筐、粪筐、斗笠、各种菜蔬，还有肥实的兔子、山羊、野鸡、黑猪儿、集体的牛马。磨肩擦踵的人流，你推我操，拥挤撞撞，顺着买卖摊慢慢涌过去，漫过来。站在街头子上远远望去，只见万头攒动，人声鼎沸，喧哗的嘈嚷声，仿佛要把整个双流镇都抬起来。再加上鸡叫马嘶，争论声、谈笑声、已经习惯于在僻静的湖边寨生活的柯碧舟，只觉得心慌意乱，头晕脑胀。他只想快点走到个僻静处，好歇一歇，喘口气儿。

街两旁的店铺子里，不管是杂货铺、饭馆、面店、包子铺、供销社、布庄，都挤满了各乡各寨的社员们。到双流镇来的四乡八寨的社员，走了好多路，费了脚杆筋，都是想来办点大事的。庄稼人，哪个不想早点办完事，往回赶路。他们有的挑着箩筐、背着背篋，出脱了手里的货，赶紧去扯布、打酱油、买盐巴、选日用百货。有的干脆是为集体办事的。一进镇街，就往供销社、农具门市部、百货商店、收购站跑去。

柯碧舟起先还同肖永川、王连发、唐惠娟走在一道，随着推推搡搡的人群越来越挤，渐渐地四个人分散了，只能在嘈杂的人流中用眼睛互相招呼。可走到最挤的丁字街相交处，柯碧舟和三个知青失散了。他心里有点急，站在百货商店的台阶上，四处张望，直瞅了十来分钟，一个人也没看见。

陡地，柯碧舟的眼睛一亮，他看到雨天来躲雨的姑娘杜见春在人群中挤，他心里一阵兴奋，扬起一只手叫道：

“杜见春。”

可人群的喧嚣声太响了，他的声音淹没在嘈音中，柯碧舟跳下台阶，向杜见春所在方位挤去。好不容易挤到那一头，杜见春的人影子早就不见了。

柯碧舟失望地瞅着一个个从身旁走过的男女，不但没再见到杜见春，连三个同学也没看到。

不能再呆站着了，柯碧舟思忖着，挤过这一条三里路长的镇街，都怕花了一个多小时，行前并没想来买什么东西，只想看看热闹，不如把另一条街走个遍，找个面店吃一碗脆哨面，就到双流镇外公路上等着。那川沙司机说，他的大卡车下午四点左右回去，叫他们不要误了时间。这种事，只能人等车，不会车等人的，早一点去等着不会有错。

和长街相交的那条横街上，人流显然比长街稀疏得多了。柯碧舟松了口气，慢慢走去，横街上只有一家合作饭馆，一家杂货铺，再没其他商店，街两旁的房屋，不是镇上居民住房，便是区委大院，公